

生产

第一辑

战争与历史话语 米歇尔·福柯；恐怖主义的幽灵 让·鲍德里亚；他人之痛 苏珊·桑塔格；全球化与民主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内格里；《帝国》的谱系和后结构主义政治学 汪民安；《拱廊计划》之N；知识
论 进步论 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卡巴拉传统中的阐释学 郭军；黑格尔著作导论 亚历山大·柯耶夫

PRODUCING

汪民安 主编

美术馆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生产

第 4 卷

PRODUCING

1998 1999

第一辑

生产

PRODUCING

汪民安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产·第一辑/汪民安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

ISBN 7-5633-4545-0

I.生… II.汪… III.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667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31 字数:360千字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专题：战争的伦理和政治

- 003→战争与历史话语 米歇尔·福柯
- 046→恐怖主义的幽灵 让·鲍德里亚
- 061→伊拉克战争：真正的危险在哪里？ 斯拉沃尔·齐泽克
- 074→我们卷入战争了吗？我们有敌人吗？ 斯拉沃尔·齐泽克
- 085→迈克尔·瓦尔泽访谈：正义的战争与正义的社会 迈克尔·瓦尔泽
- 102→反对“唯实论” 迈克尔·瓦尔泽
- 125→能在道德上证明战争正当吗？——正义战争理论 罗伯特·霍尔姆斯
- 166→战争的现代性：现代化理论和暴力问题 菲利普·劳伦斯
- 180→军事力量是建立在欺骗之上 保罗·维里利奥
- 188→他人之痛 苏珊·桑塔格

视野：迈克尔·哈特和《帝国》

- 211→迈克尔·哈特访谈：从美伊战争谈全球民主 谢莉莉
- 228→全球化与民主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内格里
- 244→市民社会的衰落 迈克尔·哈特
- 264→阿雷格里港：今日之万隆？ 迈克尔·哈特
- 271→《帝国》的谱系和后结构主义政治学 汪民安

CONTENTS

人物:瓦尔特·本雅明和《拱廊计划》

301→关于《拱廊计划》 郭军

308→《拱廊计划》之 N:知识论,进步论 瓦尔特·本雅明

350→关于《拱廊计划》的通信 瓦尔特·本雅明 阿多诺 霍克海默

374→本雅明:卡巴拉传统中的阐释学 郭军

406→对本雅明的几点看法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

文献

411→黑格尔著作导论 亚历山大·柯耶夫

评论

439→“无题”的礼物与思想到来的位置:

德里达论馈赠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夏可君

对话

471→王广义访谈录 王广义 栗宪庭

专 题

战争的伦理和政治

战争与历史话语^①

米歇尔·福柯

钱翰 译

1976年2月4日

一两个星期以来,有人在口头上或用文字对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反对意见。我很愿意与你们进行讨论,不过在这样的空间和气氛里有些困难。不管怎么说,在课后,如果你们有问题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然而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仍然想在这里谈一下,首先因为这个问题被提过多次,其次因为我以前认为我在讲课中已经提前回答了,而现在必须承认当时的解释还不够清楚。有人对我说:“把种族主义的开始放在16或17世纪,而把纳粹主义仅仅归结为统治权问题和国家问题,然而大家都知道宗教种族主义(特别是反犹种族主义)毕竟是从中世纪就开始存在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重新回到我以前解释得不够充分、不清楚的地方。

这里,对于我来说,问题不是现在来建立传统和一般意义上的种族主义的历史。我不想建立在西方可以属于某个种族的意识的

① 这是米歇尔·福柯1976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两次讲座,题目为编者所加。

——编者注

历史,也不想建立人们企图用来从肉体上排除、贬低和摧毁一个种族的仪式和机制的历史。我要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与种族主义无关,最初与种族问题也无关。它(对我来说总是这样)试图弄清楚,在西方,关于国家及其制度和权力机制的某种特定分析(批判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是怎样出现的。这种分析术语是二元的:社会实体不是金字塔式的秩序或一种等级制度,也不构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机制,而是由两个集团组成,不仅界限分明,而且针锋相对。这两个集团构成社会实体,形成国家,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是战争、永恒战争关系,而国家仅仅是在表面和平的形式下,两个成问题的集团之间这场战争继续进行的方式。从这里出发,我想指出一种此类型的分析怎样明确地同时铰接在希望、绝对命令和反抗或革命的政策之上。这才是我的问题的基础,而不是种族主义。

我觉得已经相当得到历史证实的,是这种对权力关系进行政治分析的形式(作为在社会内部两个种族之间战争的关系),至少在最初,与宗教问题无关。这种分析事实上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开始提出来。换一种说法,种族战争的理解早于社会斗争或阶级斗争的观念,但是它与宗教类型的种族主义绝不等同。真的,我没有谈到过反犹主义。在我上一次想粗略地谈到种族斗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曾想到谈谈它,但我没有时间。我认为我们可以说的是(以后我还会回到这里):反犹主义实际上作为一种宗教和种族态度,在19世纪以前,不是以一种很直接的方式介入我给你讲述的历史,因此不能过分重视。仅仅在19世纪,宗教形态的古老的反犹主义在国家种族主义中被利用是从国家种族主义形成以后开始的,当时国家的问题是表现、运转和投身于保证种族的完整和纯洁,反对进行渗透和带来有害东西的其他种族,因此,既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又出于生物学上的理由,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去。正是在

这个时期,反犹主义发展起来,从反犹主义的古老力量中汲取并重新操起和利用直至当时在社会战争、内部战争的政治分析中未曾利用过的全部能量和全部神话。在当时,犹太人表现为(被描写为)生活在所有种族中的种族,其在生物学上的危险特征从国家方面招来了一些拒绝和排斥。我认为,就在国家种族主义中,反犹主义重新以别的理由被利用,这个反犹主义在19世纪激发了一些现象的出现,最后在一个社会内部,反犹主义的古老机制被叠加到社会内部种族斗争的批判和政治分析上面。这就是为什么我既没有提出中世纪的宗教种族问题,也没有提出中世纪的反犹主义问题。相反,在我涉及19世纪时,我将试图再谈论这个问题。再说一遍,我已做好准备来回答更具体的问题。

今天,我想试图看看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战争是怎样开始作为权力关系的分析器出现的。当然,我们马上就要碰到这个名字:霍布斯。初看上去,他把战争关系作为权力关系的基础和原则。在秩序的下面,和平的背后,法律的下面,在构成国家、统治者和利维坦的巨大自动装置的产生上面,对于霍布斯来说,不仅有战争,而且是所有战争中最普遍的战争,在一切时刻和一切维度上展开的战争:“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不是简单地把这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放到国家的诞生上(在真实的早晨和虚构的利维坦),甚至在国家建立以后,他仍然跟踪着战争,他看到它仍在国家的缝隙间,在边界和国境上出现并发出威胁。你们会记起他记录下永恒战争的三个例子。第一个,他说:甚至在一个文明国家内,一个旅行者离开自己的家,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仔细地锁上门,因为他知道在窃贼和被盗者之间进行着一场永恒的战争。另一个例子:在美洲森林里,人们仍能发现一些部落,其制度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不管怎样,在我们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不是相互对峙,手中持剑,瞄准对方的两个人之间

的关系,那又是怎样的呢?因此,无论如何,甚至在国家建立以后,依然有战争的威胁,战争就在那里。这里就产生了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国家建立之前,国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制止战争,国家在它的前历史,在它的原始状态中,在它的神秘疆界里要扑灭战争,那么这个战争是什么,而谁在那里?第二个问题,这场战争如何孕育了国家?战争孕育国家的事实对国家的建立有什么影响?国家一旦建立,战争留在国家实体上的烙印是什么?这就是我想要考虑一下的两个问题。

霍布斯描述的作为建立国家根源的战争是什么?是强者对弱者,粗暴的对胆怯的,勇敢的对懦弱的,强大的对弱小的,野蛮人对羞怯的牧羊人的战争吗?这战争是联系在一种直接的天然差异上面的吗?你们知道这完全不是霍布斯讲的情况。原始的战争,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是平等的战争,产生于平等,并在平等的要素中展开。战争是某种无差异或差异不够的直接后果。实际上,霍布斯认为,如果人与人之间事实上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差距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很清楚不能逆转的话,那么很明显战争就会马上停止。如果两者之间有显而易见的重大的天然差异,那么就会产生两种情况之一种:要么实际上还会有强者与弱者的对立,但是这个现实的对立和战争将会由强者对弱者的胜利来结清,这个胜利将是永远的,因为强者是有力量的;要么根本就没有实际上的对抗,也就是说,很简单,弱者知道、理解、看到了自己的软弱,甚至在对抗之前就放弃了。霍布斯说,因此,如果有明显的天然差异,就没有战争;因为,或者力量关系将在游戏开始时被一场战争(排除战争的战争)固定下来,或者相反,这种力量关系因为弱者的胆怯始终引而不发。因此,如果有差异就不会有战争。差异产生和平。反过来,在没有差异的情况下或差异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说存在着差异,但这差异是隐藏的、捉摸不定的、细微的、不固

定的,不是界限分明的;天然状态的特点就是细小的差别——在这片混乱中,发生了什么?甚至是比较其他的都要弱小一点点的,与最强者也足够接近,以至于认为自己相当强大而不必退让。因此,弱者从不放弃。对于强者来说,也仅仅只比其他的更强大一点点,他永远也不会强大到可以高枕无忧,放松警惕。天然的无差别就会造成不确定性、危险和偶然性,因此,意志就会彼此冲突;正是力量原始关系的偶然性造成了战争状态。

但这种战争状态,准确地说是什?甚至弱者也知道(或者至少相信),他离到达和邻居一样强的距离不远。因此,他将不会放弃战争。而最强者(也就是说最终只比其他的强大一点点)也知道,不管怎样,他有可能比其他人弱,特别是如果其他人运用阴谋、突然袭击或寻找盟友等办法的话。因此,一方不愿放弃战争,而另一方(最强者)无论如何也想要避免战争。然而,想避免战争的一方只能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做得到:他表现出已做好战争的准备并决不放弃。他要表现出不准备放弃战争,那么怎么做呢?以某种方式[行动]使处于发动战争边缘的人对自己的力量产生怀疑,从而放弃战争,而他仅仅只是在知道另一个不准备放弃战争的情况下才会放弃战争。简言之,在这种从根源不清的潜伏的差异和偶然的对抗出发纠缠在一起的关系中,这个力量关系由什么来构成呢?它由三类因素之间的游戏构成。第一,计算表面情况:我想像他的实力,我想像他在想像我的实力,等等。第二,夸张的展示和鲜明的意愿:人们表现进行战争的意愿,表现出会放弃战争。第三,最后人们使用交织在一起的威慑政策:我如此畏惧战争,以至于如果你不至少和我一样畏惧战争(可能的话,甚至更畏惧)的话我就不得安宁。总体上,这意味着霍布斯描绘的状态完全不是自然的、野蛮的状态(在后一种状态中各种力量已经直接交手了):人们不处于真实力量的直接关系的范畴之中。在霍布斯的原始状态

中,相遇的、相对的和相交的不是武器,不是拳头,不是野蛮的猛烈的力量。在霍布斯的原始战争中,没有战斗,没有流血,没有尸体。有的是展示、炫耀、标志、夸张的表现,以及阴谋和欺骗;有的是诡计,乔装改扮为反面的意愿,被伪装成信心的忧虑。人们在一个相互展示的舞台上,处于一种畏惧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在时间上是永久的;人们并不真正处于战争之中。这最终意味着,根据霍布斯的观点,活着的个人相互吞食的野蛮状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作为战争状态的最初特征。表明战争状态特点的是天然平等的对手之间永无休止的外交斗争。人们不是处于“战争”之中,人们处于霍布斯所说的“战争状态”(l'état de guerre)之中。在一篇文章中,他说:“战争并不仅仅在战场上和实际的战斗中,而且在战争的时间间隔中(就是战争状态),其间,兵戎相见的意愿得到充分证实。”这样,时间间隔意味着状态而不是战斗,起作用的也不是力量本身而是意愿,意愿就已足够得到证实,也就是说意愿[拥有了]展示和炫耀的机制,它在这个原始状态的外交场上生效。

因此人们看得很清楚这种状态为什么和怎样(它不是战斗和力量直接的对抗,而是一种一部分人针对另一部分人的炫耀游戏)不是国家建立之日就会彻底放弃的阶段;自从某种东西不给某一方提供安全、固定差异和力量开始,它实际上就是某种不能不运转的背景,包括殚精竭虑的阴谋和各个方面的算计。因此,在霍布斯那里不存在发动起来的战争。

但是通过这种不是战争,而是炫耀游戏的状态(人们不进行战争),怎样能够产生国家(大写的)、利维坦和统治权呢?对于这第二个问题,霍布斯回答时把统治权分成两类:制度的统治权(souveraineté d'institution)和获得的统治权(souveraineté d'acquisition)。关于制度的统治权,人们谈得很多,一般人们把霍布斯的分析简化、归并到这一点上。实际情况复杂得多。你们有一个制度

的共和国和一个获得的共和国,甚至在后者中又有两种统治权形态,总共有:制度的国家和获得的国家,以及有三种类型的统治权可以用来构筑权力的形式。首先谈谈制度的共和国,它是最为人知的;我讲快一点。在战争状态中,为了停止这种战争状态——再说一次,这不是战争而是战争的炫耀和威胁,产生了什么?当然,人们将会作出决定。但那是什么呢?并不真正是把他们某一部分的权利或权力交给某个或某几个人。实际上,他们甚至不准备转让他们的任何权利。相反,他们决定给某个人(也完全可以是几个人或议会)权利:完全彻底地代表人们的权利。这不是属于个体的某种东西的让渡或代表关系,而是全体个人的代表。也就是说,这样建构起来的统治者将要完全为了所有个体的权利。简单地说,他将没有他们权利中的任何部分;他将实际上处于他们的位置,拥有他们的全部权力。像霍布斯说得那样:“如此建构的统治权承担着所有人的人格。”在这种置换的情况下,被如此代表的个体将在代表者身上存在;代表者(也就是说统治者)所做的,每一个人就通过他也做了。作为个体们的代表者,统治者与个体们是完全一致的。代表者是人格化的,然而也是完全实际的人。当这个统治者是一个君主(自然人)的时候,这不会阻止他成为人格化的统治者;当这个统治者是一个议会时(虽然是一群个体),也是同样的人格化。对于制度的共和国就是这样。你们看到,在这个机制中,只有意愿、协约和代表的游戏。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共和国建构的另一种形态,另一种既能走向共和国又能走向另一边的东西:获得机制(*mécanisme de l'acquisition*)。表面上,这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在获得的共和国的情况下,看起来指的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的和当前的力量关系之上的统治权。为了理解这个机制,不仅仅要假设战争的原始状态,还必须有真正的战斗。假设有一个按照我刚才

讲过的模式(制度的模式)建立的国家。假设现在这个国家在一场战争中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攻击,进行了真实的战斗和军事行动。假设其中一个国家被打败了:军队被打败、驱散,统治权崩溃了,敌人占领了国土。我们终于找到从一开始就寻找的东西,也就是说,发生了真正的战斗和真正的战争,一种真正的力量关系。有战胜者和战败者,战败者受战胜者的摆布和支配。现在让我们看看将会发生什么:战败者受战胜者支配,也就是说后者可以处死前者。如果他们把战败者处死了,当然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国家的统治权消失了,仅仅因为这个国家消失了。但如果战胜者让战败者活下去,或者说战败者如果暂时保存了生命,那么二者选其一:或者他们对战胜者造反,也就是说实际上重新发动战争,试图改变力量对比,或者人们发现在这场真实的战争中得到的是失败,就会至少暂时地中断战争;或者实际上以生命冒险,或者不再发动战争,接受服从,为战胜者工作,向战胜者出让土地,缴纳贡赋;明显地,他们处于建立在战争及其延续之上的统治关系中,处于作为战争后果的和平之中。你们会说这是统治(domination)而不是统治权(souveraineté)。但是不,霍布斯说:人们仍然处于而且永远处于统治权关系之中。为什么?因为,当战败者选择了生命和屈服的时候,他们就此重新建构了统治权,他们使战胜者成为他们的代表,他们重建了统治者以代替被打倒的统治者。并不是失败建立了一个统治的、奴役的和屈服的社会,某种野蛮的、法律之外的社会,甚至在战斗之后,甚至在失败之后,在这场失败之中发生的事以某种方式独立于它:是某种畏惧,因为畏惧而放弃,因为生命有危险而放弃。正是这一切使专制权力进入统治权的秩序和法律政体。爱惜生命害怕死亡的意愿:正是它将建立统治权,这种统治权与按制度模式和相互同意的方式建立的统治权同样合法。

以一种相当奇特的方式,霍布斯在这两种统治权形式之上(获

得的和制度的)加上了第三种形式,他说它与获得的形式(在战争和失败之后出现)非常接近。他说,这另一类统治权形式是将孩子与家长或准确地说是母亲联系起来的形式。或者是,他说,一个出生的孩子,他的父母(父亲是文明社会承认的,母亲是自然状态造成的)完全可以任其死去,或者干脆就简简单单地弄死他。如果没有家长,没有母亲,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生存下去。在数年之中,他本能地表现自己意愿的方式仅仅是需要、叫喊和恐惧等等表现,孩子将服从父母,尤其服从母亲,完全按她说的去做,因为只有依赖她,他的生命才能延续下去。因此,她在他身上行使统治权。然而,霍布斯说,在孩子为保存自己的性命而承认母亲的统治权(这种承认无须通过表达出来的意愿或契约),与战败者在失败的时候所做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霍布斯实际上想指出的是,在统治权的建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意愿的性质,也不是表达的形式或层次。事实上,脖子上是否架着刀并不重要,是否能清楚地表达意愿也不重要。为了统治权的存在,必须而且只需有一个根本的意愿,它使人们即使在必须依赖他人的意愿才能活下去的时候也愿意活下去。

这样,从意愿的根本形式出发(形式本身无足轻重),统治权建立了。这种意愿与恐惧相联系,统治权从来不通过上等人形成:也就是说不由更强的人、战胜者或家长决定。统治权总是通过下层人形成,通过怀着恐惧的人的意愿形成。因此,虽然在两种共和政体的形式之间可能有鸿沟(制度的政体通过一致同意而产生,获得的政体通过战斗),但是这两者在深层的机制上表现出同一性。同意、战斗或父母/孩子的关系,不管哪一种,都可以找到同样的序列:意愿、恐惧和统治权。这个序列到底是通过暗中的算计,还是暴力关系或自然的事实才得以展开并不重要;是无穷尽的外交手腕产生的恐惧,还是对架在颈上的屠刀的恐惧或孩子的惊叫,这都